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經濟文衡後集卷十至十三

詳校官中書臣張虎拜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雷純

謄録監生臣李玉墳

經濟文衡後集卷十

宋 滕珙 撰

孔子類

論孔子夷惠之清和

文集讀余隱之辯温公疑孟子上 隱之名允文建安人

此段謂温公之説乃所以助孟子而非攻之也

觀吾夫子之行時乎清而清時乎和而和仕止久速當

其可而已是乃所謂時中也是聖人之時者也詎可與夷惠同日而語哉此不待別求左驗而是非乃明也姑即溫公之所援以為說者論之固已曉然矣如溫公之說豈非吾夫子一人之身而兼二子之長歟然則時乎清而非一於清矣是以清而不隘時乎和而非一於和矣是以和而未嘗不恭其曰聖之時者如四時之運溫涼和燠各以其序非若伯夷之清則一於寒涼柳下惠之和則一於溫燠而不能相通也以是言之則是溫公

之所援以為說者乃所以助孟子而非攻也又曰苟有心於制行至章末愚欲刪去而易之曰使夷惠有心於制行則方且勉强修為之不暇尚何以為聖人之清和也歟彼其清且和也盖得於不思不勉之自然是以特立獨行終其身而不變此孟子所以直以為聖人而有同於孔子也又恐後之學者慕其清和而失之一偏於是立言以捄其末流之獘而又曰乃所願則學孔子也其抑揚開示至深切矣亦何疑之有

論仲尼焉學之義

答林擇之 用中

此段謂文武之道是指先王之禮樂刑政教化文章

仲尼焉學舊來說得太高詳味文意文武之道只指先王之禮樂刑政教化文章而已故特言文武而又以未墜於地言之若論道體則不容如此立言矣但向來貪說箇高低意思將此一句都瞞過了李光祖雖亦曲為

之說然貴氣力似不若四平放下意味深長也但聖人所以能無不學無不師而一以貫之便是有箇生而知之底本領不然則便是近世博雅之學而非所以為孔子故子貢之對雖若遜辭然其推尊之意亦不得而隱矣

論聖門成人之說

答陳同甫

此段謂子路之問夫子亦就其所及告之

至於儒者成人之論專以儒者之學為出於子夏此恐未可懸斷而子路之問成人夫子亦就其所及而告之故曰亦可以為成人則非成人之至矣為子路為子夏此固在學者各取其性之所近然臧武仲卞莊子冉求中間揷一箇孟公綽齊手並脚又要文之以禮樂亦不是管仲蕭何以下規模也

論孔門教人之序

答林退思

此段謂道體雖高且大而實未嘗不貫日用之

間

孔門之教則其所從言之者至為卑近不過孝悌忠信持守認習之間而於所謂學問之全體初不察察言之也若其高第弟子多亦僅得其一體夫以夫子之聖諸子之賢其於道之全體豈不能一言盡之以相授納而顧為是拘拘者以狹道之傳晝人之志何哉蓋所謂道之全體雖高且大而其實未嘗不貫乎日用細微切近

之間苟悦其高而忽於近慕於大而略於細則無漸次經由之實而徒有懸想跂望之勞亦終不能以自達矣故聖人之教循循有序不過使人反而求之至近至小之中博之以文以開其講學之端約之以禮以嚴其踐履之實使之得寸則守其寸得尺則守其尺如是久之日滋月益然後道之全體乃有所嚮望而漸可識有所循習而漸可能自是而往俛焉孳孳斃而後已而其所造之淺深所就之廣狹亦非可以必諳而預期也故夫

子嘗以先難後獲為仁又以先事後得為崇德蓋於此小差則心失其正雖有鑽堅仰高之志而反為謀利計功之私矣仁何自而得德何自而崇哉

論聖門精義之學

答江元適

此段謂聖門下學之序始於格物致知

聖門之學下學之序始於格物以致其知不離乎日用事物之間別其是非審其可否由是精義入神以致其

用其間曲折纖悉各有次序而一以貫通無分段無時節無方所以爲精也而不離乎粗以爲末也而不離乎本必也優游潛玩饜飫而自得之然後爲至固不可自晝而緩亦不可以欲速而急譬如草木自萌自芽生長以至於枝葉華實不待其日至之時而揠焉以助之長豈不無益而反害之哉精義二字聞諸長者所謂義者宜而已矣物之有宜有不宜事之有可有不可吾心處之知其各有定分而不可易所謂義也精義者精諸此

而巳矣所謂精云者猶曰察之云爾精之之至而入於神則於事物所宜毫釐委曲之間無所不悉有不容言之妙矣此所以致用而用無不利也

論聖人道體渾全之義

答江元適泳

此段謂聖人之學莫非大中至正之矩

聖人之學所以異乎老釋之徒者以其精粗隱顯體用渾然莫非大中至正之矩而無偏倚過不及之差是以

君子智雖極乎高明而見於言行者未甞不道乎中庸非故使之然高明中庸實無異體故也道之不行也智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又曰差之毫釐繆以千里聖人丁寧之意亦可見矣

聖門入道之功

陳文蔚錄

此段謂得入聖人之道皆有所見

或問夫子之墻數仞不得其門而入夫子之道高遠故不得而入也答曰不然顏子得入故能仰之彌高鑽之彌堅至於在前在後如有所立卓爾曾子得入故能言夫子之道忠恕子貢得入故能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文章可得而聞他人自不能入耳非高遠也七十子之徒幾人入得譬如與兩人說話一人理會得一人理會不得會得者便是入得會不得者便是入不得且孔子之教衆人與教顏子何異顏子自入得衆人自入不得

多少分明

孔門高弟類

論曾點言志之義

答廖子晦

此段謂聖人與之蓋取其所見之高所存之廣耳非謂學問之道只到此便為至極

曾點一段集註中所引諸先生說已極詳明蓋以其所見而言則自源徂流由本至末堯舜事業何難之有若

以事實言之則既曰行有不掩便是曾點實未做得又何疑哉聖人與之蓋取其所見之高所存之廣耳非謂學問之道只到此處便是至極而無以加也上蔡所記伊川先生與之荅問天下何思何慮一段語意亦正類此見於外書可并檢看然則學者觀此要自反之於身須是見得曾點之所見存得曾點之所存而日用克己復禮之功却以顏子為師庶幾足目俱到無所欠闕橫渠先生所謂心要弘放又要密察亦謂此

論曾點言志之義

答林德久（至）

此段謂若見得此意自然見做得堯舜事業處曾點氣象固是從容灑落然須見得他因甚到得如此始得若見得此意自然見得他做得堯舜事業處不可以一事言也行有不掩亦非言行背馳之謂但行不到所見處耳倚門而歌亦略見其狂處只此舍瑟言志處固是聖人所與然亦不害其為狂也過此流入老莊去矣

論曾點詠歸意思

潘時舉錄

此段謂曾點見處極高只是功夫疎略

恭父問曾點詠而歸意思如何曰曾點見處極高只是工夫疎略他狂之病處易見却須要看他狂之好處是如何緣他日用之間見得天理流行故他意思常恁地好只如暮春浴沂數句也只是略略地說將過又曰曾點意思與莊周相似只是不至如此跌蕩莊子見處亦

高只是不合將來玩弄了

論曾點漆雕開不相上下

答曾擇之祖道

此段謂二人規模格局大槩不相上下

所論曾點大意則然但謂漆雕開有經綸天下之志則未必然正是已分上極親切處自覺有未盡耳雖其見處不及曾點之開闊得處未至如曾點之從容然其功夫精密則恐點有所不逮也以此見二人之規模格局

大槩不相上下然今日只欲想像聖賢胷襟洒落處却未有益須就自家下學致知力行處做工夫覺得極辛苦不快活便漸見好意思也

論顔子造道之妙

答范伯崇

此段謂聖人教人不過博文約禮

聖人教人不過博文約禮而學者所造自有淺深此謂然弗畔所不同也顔子見聖人接人處都從根本上發

見横渠所指是也餘人但能因聖人所示之方博文以窮理約禮以修身如此立得定則亦庶乎可以不為外物誘怵異端遷惑矣自今觀之顔子地位見處固未敢輕議只弗畔一節亦恐工夫未到此不可容易看也

論曾子易簀之義

答王子合

此段謂及其疾病不可以變之時一聞人言易之非大賢不能

子晦所謂使無童子之言則曾子亦泊然委順未足以病其死惟童子之言一入其聽而士死於大夫之簀則有所不安故必舉扶而易之然後無一毫愧心而安其死此數句甚善但謂大夫有賜於士之禮則未知所據似未安也子合所謂大夫之簀季孫安得賜諸曾子曾子亦安得受諸季孫曾子固曰我未之能易則其平日蓋欲易之矣此論至善但謂曾子辭季孫之仕則亦無據而曰不欲為已甚而黽勉以受其賜則又生於世俗

委曲計較之私而非聖賢之心矣又云死生之際則與於是蓋有一毫不正則有累於其生如此則是人之生也可無不為必將死而後始為計也此亦必不然矣今但平心而論則季孫之賜曾子之受皆為非禮或者因仍習俗嘗有是事而未能正耳但及其疾病不可以變之時一聞人言而必舉扶而易之則非大賢不能矣此事切要處只在此毫釐頃刻之間固不必以其受之為合禮而可安亦不必以為與世周旋不得已而受之也

況善吾生乃所以善吾死豈有平時黽勉徇情安於僭禮必俟將死而後不肯一毫之差而足以善其死耶且若如此則聖賢臨死之際事緒紛然亦不勝其改革矣若曾子之事計其未死之前有人言之則必即時易之而不俟將死之日矣然就二說論之謂受簀合禮者但失之輕易粗略考之不精而謂黽勉周旋者其巧曲支離所以為心術之害者甚大恐不止於此一事要當推類究索拔本塞源然後心得其正而可語聖賢之學也

論曾點漆雕開子路異同

此段謂曾點見雖高漆雕開却確實子路只是些勇不曾去得

陳文蔚録

問程氏說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恐漆雕開見處未到曾點曰曾點見雖高漆雕開却確實觀他吾斯之未能信之語可見又問程氏言子路只是不達為國以禮道理若達便是曾點氣象莫是子路無曾點從容意思否

曰子路見處極高只是有些麁緣他勇便麁若不是勇又不會變得如此快這勇却不曾去得如人得這箇藥去病却不曾去得藥毒若去得盡即達為國以禮道理顧文蔚曰子路冉有公西華如何文蔚曰只是小大不同曰二子終無子路所見問何以驗之曰觀他平日可見

論顏子學力之得處

答廖子晦

此段謂欲罷不能顏子後來得力之效驗

高堅前後者顏子始時之所見也博文約禮者中間用力之方也欲罷不能以後者後來得力之效驗也中庸所謂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不失者正謂此博文約禮工夫不可間斷耳若能如此實用其力乆之自然見得此箇道理無處不在不是塊然徒守一物而硬定差排喚作心性也

論顏子不改其樂

潘時舉錄

此段謂顔子元自有樂處

或問顔子不改其樂莫是樂箇貧否先生曰顔子私欲克盡故樂却不是專樂箇貧須知他不干貧事元自有箇樂始得

論顔子得似夫子否

葉賀孫錄

此段謂顔子資稟高故涵養易

恭父問顏子問為邦孔子答以四代之禮樂不知顏子若得時行志做出來也得似夫子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否曰也須有這意思終勝似孟子正卿問顏子涵養之功多曾子省察之功多曰固不可如此說然顏子資稟極聰明凡是涵養得來都易如聞一知十如於吾言無所不說如亦足以發如問為邦一時將許多大事分付與他是他大段了得看問為邦而孔子便以四代禮樂告之想是所謂夏時商輅周冕韶舞當博我以文之時

都理會得了

論子思喫緊為人處

答連嵩卿

此段謂子思孟子皆是喫緊為人處

所論程先生鳶飛魚躍必有事焉之語元德往亦以為疑此乃為或問中舊說所悮令詳味之方見程先生說鳶飛魚躍是子思喫緊為人處以其於事物中指出此理令人隨處見得活潑潑地必有事焉是孟子喫緊為

人處以其教人就已分上略綽提撕便是此理活潑潑地也非以其文義相似而引以為證也今看中庸且看子思之意見得分明却將程先生所說影貼出便見所引孟子之說只是一意不可以其文字言語比類牽合而便為一說也

論子路結纓之義

答歐陽希遜謙之

此段謂古人謹禮不以死生變易所守

易簀結纓未須論優劣但看古人謹於禮法不以死生之變易其所守如此便使人有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之心此是緊要處子路仕衛之失前輩論之多矣然子路却是見不到非知其非義而苟為也

經濟文衡後集卷十

經濟文衡後集卷十一

宋 滕珙 撰

孔孟類

論孔孟相傳之道

文集讀余隱之辯李公常語上

此段謂李常之言不足以窺孟子之藩籬

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此非深知所傳者何事

則未易言也夫孟子之所傳何哉曰仁義而已矣孟子之所謂仁義者何哉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如斯而已矣然則所謂仁義者又豈外乎此心哉堯舜之所以為堯舜以其盡此心之體而已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傳之以至於孟子其間相望有或數百年者非得口傳耳受密相付屬也特此心之體隱乎百姓日用之間賢者識其大不賢識其小而體其全且盡則為得其傳耳雖窮天地亘萬

世而其心之所同然若合符節由是而出宰制萬物酬酢萬變莫非此心之妙用而其時措之宜又不必同也故堯舜與賢而禹與子湯放桀文王事殷武王殺受孔子作春秋以翼衰周孟子説諸侯以行其道皆未嘗同也又何害其相傳之一道而孟子之所謂仁義者亦不過使天下之人各得其本心之所同然者耳李氏以蘇張孫吳班馬蓋不足以窺孟子之藩籬而妄議之也推此觀之則其所蔽亦不難辯矣

論孔孟言仁之功

答林德久至

此段謂不可以孟子之言不如孔子周徧

程子曰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惻隱之類偏言之也克己之類專言之也然即此一事便包四者蓋亦非二物也故論語集註中云仁者心之德愛之理也此言極有味可更思之不可謂孟子之言不如孔子之周徧孟子亦有專言之者仁人心是

也孔子亦有偏言之者愛人是也又謂孟子以世人好殺而言惻隱尤非也孔子雖不以義對仁然每以智對仁更宜思之

論孔孟所處之異

語錄

此段謂聖賢分量不同

程先生說孔子為乘田則為乘田為委吏則為委吏為司寇則為司寇無不可者孟子則必得賔師之位方能

行道此便是他能大而不能小處惟是聖人則無所不遍大小方圓無所不可又曰如孟子說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此亦是講學之有闕蓋他心量不及聖人之大故於天下事有包括不盡處天下道理儘無窮人要去做又做不辦極得做得一兩件又困了唯是聖人便是事窮到底包括凈盡無有或遺者正淳曰如夏商之禮孔子皆能言之却是當時杞宋之國文獻不足以取證聖人之言耳至孟子則曰吾未之學也而已嘗聞其略

也而已

孟子類

論孟子辭齊王之名

文集讀余隱之辯温公疑孟子上

此段謂王以疾要之則辭而不往

温公云孔子聖人也定哀庸君也然定哀名孔子孔子不俟駕而行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過虛位且不敢不恭况名之有不往而他適乎孟子學孔子者也其道

豈異乎夫君臣之義人之大倫也孟子之德孰與周公其齒之長孰與周公之於成王成王幼周公負之以朝諸侯及長而歸政北面稽首畏事之與事文武無異也豈得云彼有爵我有齒德可慢彼哉愚謂孟子固將朝王矣而王以疾要之則孟子辭而不往其意若曰自我而朝王則貴貴也貴貴義也而何不可之有以王名我則非尊賢之禮矣如是而往於義何所當哉若其所以與孔子異者則孟子自言之詳矣恐温公亦未深考耳

孟子達尊之意愚謂達者通也三者不相值則各伸其尊而無所屈一或相值則通視其重之所在而致隆焉故朝廷之上以伊尹周公之忠聖耆老而祇奉嗣王左右孺子不敢以其齒德加焉至論輔世長民之任則太甲成王固拜手稽首於伊尹周公之前矣其迭爲屈伸以致尊崇之義不異於孟子之言也故曰通視其重之所在而致隆焉唯可與權者知之矣官守言責一職之守耳其進退去就決於一事之得失一言之從違者也

若為師則異於是矣然亦豈不問其道之行否而食其祿耶觀孟子之卒致為臣而歸齊王以萬鍾留之而不可得則可見其出處大槩矣

論孟子言去就之義同上

此段謂孟子之說蓋通上下言之

孟子言所就三所去三其上以言之行不行為去就此仕之正也其次以禮貌衰未衰為去就又其次至于不得已而受其賜則豈君子之本心哉蓋當是時舉天下

莫能行吾言矣則有能接我以禮貌而周我之困窮者豈不善於彼哉是以君子以為猶可就也然孟子蓋通上下言之若君子之自處則在所擇矣孟子於其受賜之節又嘗究言之曰飢餓不能出門戶則周之亦可受也明未至於如是之貧則不可以受免死而已矣言受之有限不求以贏餘明不多受是而觀則温公可以無疑於孟子矣而隱之所辯引孔子事為證恐未然也

論孟子絶陳仲子之意同上

此段謂父子兄弟之大倫大義一日不可去

温公云仲子嘗諫其兄而不用然且食而居之是口非之而身享之故避之又曰仲子狷者有所不為者也愚謂口非之而身享之一時之小嫌狷者之不為一身之小節至於父子兄弟乃人之大倫天地之大義一日去之則禽獸矣雖復謹小嫌守小節亦將安所施哉

此孟子絶仲子之本意隱之云仲子之兄非不友䜛使之避仲子之母非不慈䜛使之離愚謂正使不慈不友

亦無逃去之理觀舜之爲法於天下者則知之矣

辯李氏論孟子不能尊周

文集讀余隱之辯李公常語上

此段謂周顯王之時人心離天命改久矣

李氏謂周顯王未聞有惡行特微弱爾而孟子不使齊梁事之以是咎孟子愚謂周以失道寖微寖滅孔子作春秋雖云尊周然貶天子以達王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亦屢書矣至於顯王之時天下不知有周室蓋人心

離而天命改久矣是時有王者作亦不待滅周而後天下定于一也聖人心與天同而無所適莫豈其拳拳於已廢之衰周而使斯人坐蒙其禍無已哉臯陶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達于上下敬哉有土知此則知天矣聖人之心豈異是哉隱之只以衰微二字斷周之不可事正在李氏詆罵中而所謂以孝悌訓之則子必能事其父乃謂使諸侯事周也孟子本無此意

再辯孟子不尊周之意 同上

此段謂孔孟各得時措之宜

孔子尊周孟子不尊周如冬裘夏葛飢食渴飲時措之宜異耳此齊桓不得不尊周亦迫於大義不得不然夫子筆之於經以明君臣之義於萬世非專為美桓公也孔孟易地皆然李氏未之思也隱之以孟子之故必謂孔子不尊周又似諸公以孔子之故必謂孟子不合不尊周也得時措之宜則並行而不悖矣

辯李氏謂孟子以權誘諸侯同上

此段謂李氏悼學者之迷惑不知巳之迷惑亦甚

李氏難學者謂孟子以權誘諸侯之說孟子本無此意是李氏設問之過略明辯之天下可無孟子不可無六經可無王道不可無天子隱之之辯巳得之愚必謂有孟子而後六經之用明有王道而後天子之位定有六經而無孟子則楊墨之仁義所以流也有天子而無王

道則桀紂之殘賊所以禍也故嘗譬之六經如千斛之舟而孟子則運舟之人天子猶長民之吏而王道猶吏師之法令曰六經可以無孟子天下可以無王道則是舟無人吏無法將焉用之矣李氏自以為悼學者之迷惑而為是言曾不知已之迷惑也亦甚哉

論孟子闢異端之功

讀余隱之辯鄭公藝圃折衷

此段謂知堯舜孔孟所傳之正然後知異端之

為害深

知克舜孔孟所傳之正然後知異端之為害也深而息邪距詖之功大矣彼曰景風時雨與戾氣旱蝗均出於天五穀桑麻與莠稗鉤吻均出於地此固然矣人生其間混然中處盡其燮理之功則有景風時雨而無戾氣旱蝗有五穀桑麻而無莠稗鉤吻此人所以參天地贊化育而天地所以待人而為三才也孟子之闢異端如宣王之攘夷狄其志亦若此而已豈秦始皇漢武帝之

此哉聖人作易以立人極其以君子為主故為君子謀而不為小人謀觀泰否剝復名卦之意則可見矣而曰古今豈有無小人之國哉嗚呼作易者其知道乎其不知易者甚哉

論孟子才高無據

葉賀孫録

此段謂學者當學顔子

伊川曰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學者須學顔子入聖

人為近有用力處又曰學者要學得不錯須是學顔子孟子説得麄不甚仔細只是他才高自至那地位若學者學他或會錯認了

經濟文衡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經濟文衡後集卷十二

宋 滕珙 撰

諸子類

論老子不爭之道

語錄

此段謂老子退步柔伏只不與爭

老子之學只要退步柔伏不與你爭纔有一毫主張計

較思慮之心這氣便麄了故曰致虛極守靜篤又曰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又曰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谷所謂谿所謂谷只是低下處讓你在高處他只要在卑下處全不與你爭如曰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他取天下便是用此道如張子房之術全是如此嶢關之戰啗秦將以利與之連和了即回兵殺之與項羽約和已講解了即勸高祖追之漢家始終治天下全是得此術至武帝盡發出來便

郎當子房閒時不做聲氣莫教他說一語更不可當少年也任俠殺人後來因黄石公教得來較細只是都使人不疑他此其所以乖也莊子比老子便不同莊子又轉調了精神盡潑出來麗列子比老子又較細膩問御風之說亦寓言否曰然

論老子不似鄉原

答黄義剛

此段謂老子之心却是出倫理之外

問孔子惡鄉原如老子可謂鄉原否先生曰老子不似鄉原鄉原鄉原却尚在倫理中行那老子却是出倫理之外他自處得雖甚卑不好聲不好色又不要官做然其心却是出於倫理之外其説煞害事如鄉原便却只是無見識底好人未害倫理在

論老子孟子之體用

語錄

此段謂將欲取之必固予之此老子之體用

老子自有老子之體用孟子自有孟子之體用將欲取之必固與之此老子之體用也存心養性充廣其四端此孟子之體用也

觀列子偶書

文集

此段謂列子所言不過剽掠之端

向所謂未發者即列子所謂生之所生者死矣而生生者未嘗終形之所形者實矣而形形者未嘗有爾豈子

思中庸之旨哉丙申臘月因讀列子書此又觀其言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者即佛書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之所由出也他若此類甚衆聊記其一二於此可見剽掠之端云

論老莊學術之偏

葉賀孫録

此段謂老子極勞攘莊子得些也只乖

莊周是箇大秀才他都理會得只是不把做事觀其第

四篇人間世及漁父篇以後多是說孔子與諸人語只是不肯學孔子所謂知者過之者也如說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等語後来人如何下得他直是以快刀利斧劈截将去字字有着落公晦曰莊子較之老子較平帖些曰老子極勞攘莊子得些也只乖莊子跌蕩老子收斂齊脚斂手莊子却将許多道理掀翻說不拘繩墨莊子去孟子不遠其說不及孟子者亦是不相聞今亳州明道宮乃老子所生之地莊子生於蒙在淮西間

孟子只往來齊宋鄒魯以至于梁而止不至於南然當時南方多是異端如孟子所謂陳良楚産也說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又如說南蠻鴂舌之人非先王之道是當時南方多異端或問許行恁地低也有人從之曰非獨是許行如公孫龍堅白同異之說是甚模樣也使得人終日只弄這箇漢卿問孔子順許多話却好曰出於孔叢子不知是否只孔叢子說話多類東漢人文其氣軟弱又全不似西漢人文兼西漢初若有此等話

何故不略見於賈誼董仲舒所述恰限到東漢方突出來皆不可曉

論莊子言善惡之非

文集養生主說

此段謂老莊之學不論義理之當否但欲依阿其間

莊子曰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緣督以爲經督舊以爲中蓋人身有督脉循脊之中貫徹上下見醫書故衣背

當中之縫亦謂之督見深衣註皆中意也老莊之學不論義理之當否而但欲依阿於其間以爲全身避患之計正程子所謂閃姦打訛者故其意以爲爲善而近名者爲善之過也爲惡而近刑者亦爲惡之過也唯能不大爲善不大爲惡而但循中以爲常則可以全身而盡年矣然其爲善無近名者語或似是而實不然蓋聖賢之道但教人以力於爲善之實初不教人以求名亦不教人以逃名也蓋爲學而求名者自非爲已之學蓋不足道

若畏名之累已而不敢盡其為學之力則其為心亦已不公而稍入於惡矣至謂為惡無近刑則尤悖理夫君子之惡惡如惡惡臭非有所畏而不為也今乃擇其不至於犯刑者而竊為之至於刑禍之所在巧其途以避之而不敢犯此其計私而害理又有甚焉乃欲以其依違苟且之兩間為中之所在而循之其無忌憚亦益甚矣客嘗有語予者曰昔人以誠為入道之要恐非易行不若以中易誠則人皆可行而無難也予應之曰誠而

中者君子之中庸也不誠而中則小人之無忌憚耳今世俗苟偷恣睢之論蓋多類此不可不深察也或曰然則莊子之意得無與子莫之執中者類耶曰不然子莫執中但無權耳蓋猶擇於義理而誤執此一定之中也莊子之意則不論義理專計利害又非子莫之比矣蓋迹其本心實無以異乎世俗鄉原之所見而其揣摩精巧校計深切則又非世俗鄉原之所及是乃賊德之尤者所以清談盛而晉俗衰蓋其勢有所必至而王通猶

以為非老莊之罪則吾不能識其何說也

論荀揚立說之偏

輔漢卿錄

此段謂荀子說麄揚子只是走入莊子窠窟

問諸子百家書亦有說得好處如荀子曰君子大心則天而道小心則畏義而節此二句說得好曰看得荀子也是箇剛明底人曰只是麄他那物事皆未成箇模樣便將來說云揚子工夫比之荀子恐却細曰揚子說到

深處止是走入那老莊窠窟裏去如清淨寂寞之說皆是也又如太元中所說靈根之說云云亦只是老莊意云程子却取之是如何曰然但恐他意思正是那養生底工夫耳至於佛徒其初亦只是以老莊之言駕說耳

論漢儒訓詁之學

答劉淳叟

此段謂漢儒窺見些小終不曾見得大體

問漢儒何以溺訓詁而不及理答曰漢初諸儒專治訓

詁如教人亦只言其字訓其字令自尋義理而已至西漢末年儒者漸有求得稍親者終是不曾見全體問何以謂之全體答曰全體須徹頭徹尾見得方是且如匡衡論時政亦及治情性之説及到得他入手做時又却只修得些小宗廟禮而已翼奉言見道知王治之象見經知人道之務亦自好了又却只教人主以陰陽日辰貪狼廉貞之類辨君子小人以此觀之他只是復窺見得些子終不曾見得大體也唯董仲舒三篇說得稍親

切終是不脫漢儒氣味只對江都易王云仁人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方無病又是儒者語

論揚子事莽之罪

答尤延之

此段謂揚雄畏死貪生而其迹不免於誅絕之罪

垂論揚雄事足見君子以恕待物之心區區鄙意正以其與王舜之徒所以事莽者雖異而其為事莽則同故

竊取趙盾許止之例而槩以弑臣書之所以著萬世臣子之戒明雖無臣賊之心但畏死貪生而有其迹則亦不免於誅絶之罪此正春秋謹嚴之法若温公之變例則不知何所據依晚學愚昧實有所不敢從也

論揚雄韓愈文中子優劣

潘時舉錄

此段謂揚韓各自有長處文中子好處亦多

立之問揚子與韓文公優劣如何先生曰各自有長處

韓文公見得大意已分明但不曾去子細理會如原道之類不易得也揚子為人深沉會去思索如隂陽消長之妙他直是去推求然而如太玄之類亦是拙底工夫道理不是如此蓋天地間只有箇奇偶奇是陽偶是隂春是少陽夏是太陽秋是少隂冬是太隂自二而四自四而八只恁推去自走不得而揚子却添兩作三謂之天地人事事要分作三才又且有氣而無朔有日星而無月恐不是道理亦如孟子既説性善荀子既説性惡

他無可得說只得說箇善惡混若有箇三底道理聖人想自說了不待後人說矣看他裏面推得辛苦却就上面說些道理亦不透徹看來其學似本於老氏如惟清惟淨惟淵惟默之語皆是老子意思韓文公於仁義道德上看得分明其綱領已正却無他這箇近於老子底說話又問文中子如何曰文中子之書恐多是後來人添入真偽難見然好處甚多但一一似聖人恐不應恰限有許多事相凑得好如見甚荷蓧隱者之類不知如

何得恰限有這人若道他都是粧點來(玦)

論仲舒子雲仲淹退之優劣

沈僩錄

此段謂仲舒子雲兩人不須說只文中子韓退之更詳看

先生令學者評董仲舒揚子雲王仲淹韓退之四子優劣或取仲舒或取退之曰董仲舒自是好底揚子雲不足道這兩人不須說只有文中子韓退之這兩人疑似

試更評省學者亦多主退之曰看來文中子雖云根脚
淺然却是以天下為心分明是要見諸事業天下事他
都一齊入思慮來雖是卑淺然却是循規蹈矩要做事
業底人其心却公如韓退之雖是見得箇道之大用是
如此然却無實用功處他當初本只是要討官職做始
終只是這心他只是要做得言語似六經便以此為傳
道至其每日工夫只是做詩博奕酣飲取樂而已觀其
詩便可見都襯貼那原道不起至其做官臨政也不是

要為國家做事也無甚可稱其實只是要討官職而已

論文中子好名欲速之心

文集王氏續經說

此段謂王氏續經非能真有見於古昔聖人之

道

道之在天下未嘗亡而其明晦通塞之不同則如晝夜寒暑之相反故二帝三王之治詩書六藝之文後世莫能及之蓋非功效語言之不類乃其本心事實之不侔

也雖然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彼所謂道者則固未嘗亡矣而大學之教所謂明明德新民止於至善者又已具有明法若可階而升焉後之讀其書考其事者誠能深思熟講以探其本謹守力行以踐其實至於一旦豁然而晦者明塞者通則古人之所不可及者固已倏然而在我矣夫豈患其終不及哉茍為不然而但為模倣假竊之計則不惟精粗懸絕終無可似之理政使似之然於其道亦何足以有所發明此有志為已之士所以不屑

而有所不暇為也王仲淹生乎百世之下讀古聖賢之書而粗識其用則於道之未嘗亡者盖有意焉而於明德新民之學亦不可謂無其志矣然未嘗深探其本而盡力於其實以求必得夫至善者而止之顧乃挾其窺覘想像之彷彿而謂聖之所以聖賢之所以賢與其所以修身所以治人而及夫天下國家者舉皆不越乎此是以一見隋文而陳十二策則既不自量其力之不足以為伊周又不知其君之不可以為湯武且不待其招

而往不待其問而告則又輕其道以求售焉及其不遇而歸其年蓋亦未為晚也若能於此反之於身以益求其所未至使明德之方新民之具皆足以得其至善而止之則異時得君行道安知其卒不逮於古人政使不幸終無所遇至於甚不得已而筆之於書亦必有以發經言之餘蘊而開後學於無窮顧乃不知出此而不勝其好名欲速之心汲汲乎日以著書立言為已任則其用心為已外矣及其無以自託乃復捃拾兩漢以來

文字言語之陋功名事業之卑而求其天資之偶合與其竊取而近似者依倣六經次第采輯因以牽挽其人强而躋之二帝三王之列令其遺編雖不可見然考之中說而得其規模之大略則彼之贊易是豈足以知先天後天之相為體用而髙文武宣之制是豈有精一執中之傳曹劉顔謝之詩是豈有物則秉彛之訓叔孫通公孫述曹褒荀勉之禮樂又孰與伯夷后夔周公之懿至於宋魏以來一南一北校功度德盖未有以相君臣

也則其天命人心之向背統緒繼承之偏正亦何足論

而欲攘臂其間奪彼予此以自列於孔子之春秋哉盖

既不自知其學之不足以為周孔又不知兩漢之不足

以為三王而徒欲以是區區者比而效之於形似影響

之間傲然自謂足以承千聖而紹百王矣而不知其初

不足以供兒童之一戲又適以是而自納於吳楚僭王

之誅使夫後世知道之君子雖或有取其言而終不能

無恨於此是亦可悲也已至於假卜筮象論語而强引

唐初文武名臣以為弟子是乃福郊福畤之所為而非仲淹之雅意然推原本始乃其平日好高自大之心有以啟之則亦不得為無罪矣或曰然則仲淹之學固不得為孟子之倫矣其視荀揚韓氏亦有可得而優劣者耶曰荀卿之學雜於申商子雲之學本於黄老而其著書之意蓋亦姑託空文以自見耳非如仲淹之學頗近於正而粗有可用之實也至於退之原道諸篇則於道之大原若有非荀揚仲淹之所及者然考其平生意鄉

之所在終不免於文士浮華放浪之習時俗富貴利達之求而其覽觀古今之變將以措諸事業者恐亦未若仲淹之致懇惻而有條理也是以予於仲淹獨深惜之而有所不暇於三子是亦春秋責備賢者之遺意也

又說文中子續經猶小兒豎瓦屋然世儒既無高明廣大之見因遂尊崇其書

經濟文衡後集卷十二

經濟文衡後集卷十三

宋 滕珙 撰

儒釋類

論釋氏異端之非

答汪尚書

此段專論異端似是而非之失

某於釋氏之説蓋嘗師其人尊其道求之亦切至矣然

未能有得其後以先生君子之教校夫先後緩急之序於是暫置其說而從事於吾學其始蓋未嘗一日不往來於心也以為俟卒究吾說而後求之未為甚晚耳非敢遽絶之也而一二年來心獨有所自安雖未能即有諸已然欲復求之外學以遂其初心不可得矣然則前輩於釋氏未能忘懷者其心之所安蓋亦必有如此者而或甚焉則豈易以口舌爭哉竊謂但當益進吾學以求所安之是非則彼之所以不安於吾儒之學而必

求諸釋氏然後安者必有可得而言者矣所安之是非既判則所謂反易天常殄滅人類者論之亦可不論亦可固不即此以定取舍也上蔡所云止觀之說恐亦是借彼修行之目以明吾進學之事若曰彼之參請猶吾所謂致和彼之止觀猶吾所謂克己也以其語錄考之其不以止觀與克己同塗共轍明矣後之好佛者遂掇去首尾孤行此句以為己援正如孔子言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豈真慕夷狄明道適僧舍見其方食

而曰三代威儀盡在是矣豈真欲入叢林耶胡文定所以取楞嚴圓覺亦恐是謂其術中猶有可取者非以為吾儒當取之以資巳學也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巳呂博士謂君子反經而巳矣經正斯無邪慝令惡邪說之害正而攻之則適所以自敝而巳此言誠有味者故某於釋學雖未安然未嘗敢公言詆之特以講學所由有在於是故前日略扣其端既蒙垂教復不敢不盡所懷恐未中理乞賜開示

論釋氏不見心與法之失

此段謂理門之學先盡其心以立大本與釋氏不同

答南軒

釋氏雖自謂惟明一心然實不識心體雖云心生萬法而實心外有法故無以立天下之大本而内外之道不備然為其說者猶知左右迷藏曲為隱諱終不肯言一心之外别有大本也若聖門所謂心則天序天秩天命

天討惻隱羞惡是非辭讓莫不該備而無心外之法故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是則天人性命豈有二理哉而今之為此道者反謂此心之外別有大本為仁之外別有盡性至命之方竊恐非惟孤負聖賢立言垂後之意乎生承師問道之心竊恐此說流行反為異端所攻重為吾道之累

論釋氏與聖學不同

答廖子晦德明

此段謂聖門之學下學而上達釋氏之說上達而下學

聖門之學下學而上達至於窮神知化亦不過德盛仁熟而自至耳若如釋氏理須頓悟不假漸修之云則是上達而下學也其與聖學亦不同矣而近世學者每欲因其近似而說合之是以為說雖詳用心雖苦而卒不近也中庸所謂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

謂之和只是說性之未發無所偏倚當此之時萬理畢具而天下萬物無不由是而出焉故學者於此涵養栽培而情之所發自然無不中節耳故又曰中者天下之大本和者天下之達道此皆日用分明底事不必待極力尋究忽然有感如來喻之云然後有得也必若此云則是溺於佛氏之學而已然為彼學者自謂有見於四端五典良知良能天理人心之實然而不可易者皆未嘗略見彷彿甚者披根拔本顛倒錯繆無所不至則夫

所謂見者殆亦用心太過意慮泯絶恍惚之間暫見心性之影象耳與聖門真實知見端的踐履徹上徹下一以貫之之學豈可同年而語哉

論儒釋正邪之異

答李深卿泳

此段謂天理人心自有至當不必求合於彼

夫儒釋正邪之異未易以口舌爭但見得分明則觸事可辯令未暇遠引且以來教所舉中庸首章論之則吾

之所謂一者彼以為三吾之所謂實者彼以為虛其邪正得失於此已判然矣然世之學者於吾學初未嘗端的用力而於彼說顧嘗著力研窮是以於彼說自見其高妙而視吾學為不足為陷溺益深則遂不復自知其為陷溺是雖以孟子之辯守而告之恐未易拔而況今日才畢德薄之人乎然有一於此疑若可救葢天理人心自有至當我順彼逆體勢不侔是以為吾學者深拒力排未嘗求合於彼而為彼學者支辭蔓說惟恐其見

絶於我是於其心疑亦有所不安矣誠如是也則莫若試於吾學求其所以用力者如往時之一意於彼而從事焉假以歲時不使間斷則庶乎其可以得本心之正而悟前日之非矣

論佛釋似是而非

答吳斗南人傑

此段謂聖門之學非有玄妙奇特不可測知如釋氏所云

佛學之與吾儒雖有略相似處然正所謂貌同心異似是而非者不可不審明道先生所謂句句同事事合然而不同者真是有味非是見得親切如此敢如此判斷耶聖門所謂聞道聞只是見聞玩索而自得之之謂道只是君臣父子日用常行當然之理非有玄妙奇特不可測知如釋氏所云豁然大悟通身汗出之說也先聖言此只是說言必忠信行必篤敬念念不忘到處常若見此兩事不離心目之間耳如言見堯於羹見堯於墻

豈是以我之心還見我心别為而在身外耶無思無為是心體本然未感於物時事有此本領則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矣恐亦非如所論之云云也所云禪學悟入乃是心思路絶天理盡見此尤不然心思之正便是天理流行運用無非天理之發見豈待心思路絶而後天理乃見耶且所謂天理復是何物仁義禮知豈不是天理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豈不是天理若使釋氏果見天理則亦何必如此悖亂殄滅一切昏迷其本心而不

自知耶凡此皆近世淪陷邪說之大病不謂明者亦未能免俗而有此言也

論儒釋所見之異

答陳衛道　鞏

此段謂釋氏見處儘高明脫洒而用處則顛倒無有是處

以釋氏所見較之吾儒彼不可謂無所見但却只是從外面見得箇影子不曾見得裏許真實道理所以見處

則儘高明脫洒而用處七顛八倒無有是處儒者則要得見此心此理原不相離雖毫釐絲忽間不容略有差舛才是用處有差便是見得不實非如釋氏行處見處打成兩截也嘗見龜山先生引龎居士說神通妙用運水搬柴話來證孟子徐行後長義竊意其語未免有病何也蓋如釋氏說則但能搬柴運水即是神通妙用此即來喻所謂舉起處其中更無是非若儒者則須是徐行後長方是若疾行先長即便不是所以格物致知便

是要就此等處細微辯別令日用間見得天理流行而其中是非黑白各有條理是者便是順得此理逆者便是逆着此理胷中洞然無纎毫疑礙所以才能格物致知便是誠意正心而天下國家可得而理亦不是兩事也

論性命之理只在日用

答陳衛道

此段謂儒者之論要真實是當與禪家儱侗單

占不同

性命之理只在日用間零碎去處亦無不是不必着意思想但每事尋得一箇是處即是此理之實不比禪家見處只在儱侗恍惚之間也所云釋氏見處只是要得六用不行則本性自見只此便是差處六用豈不是性若待其不行然後性見則是性在六用之外别為一物矣譬如磨鏡垢盡明見但謂私欲盡而天理存耳非六用不行之謂也又云其接人處不妨顛倒作用而純熟

之後却自不須如此前書所譏不謂如此正謂其行處顛錯耳只如絕滅三綱無父子君臣一節還可言接人時權且如此將來熟後却不須絕滅否此箇道理無一息間斷這裏霎時間壞了便無補填去處也又云雖無三綱五常又自有師弟子上下名分此是天理自然他雖欲滅之而畢竟絕滅不得然其所存者乃是外面假合得來而其真實者却已絕滅故儒者之論每事須要真實是當不似異端便將儱侗底影象來此罩占真實

地位也此等差互處舉起便是不勝其多寫不能窮說不能盡今左右既是於彼留心之久境界熟了雖說欲却歸此邊來終是脫離未得其向來亦曾如此只是覺得大槩不是了且權時一齊放下只將自家文字道理作小兒子初上學時樣讀後來漸見得一二分意思便漸見得他一二分錯處逓還看透了後直見得他無一星子是處不用着力排擯自然不入心來矣今云取其長處而會歸於正便是放不下看不破也今所謂應事

接物時時提撕者亦只是提撕得那儱侗底影象與自家這下功夫未有干涉也

老釋類

論老釋體用之異

答徐彦章

此段謂老釋在於厭動求静有體無用

所論老釋之病體用之説則恐未然蓋老釋之病在於厭動而求静有體而無用耳至於分别體用乃物理之

固然非彼之私言也求之吾書無體用之云然其曰寂然而未發者固體之謂也其曰感通而方發者固用之謂也且今之所謂一者其間固有動靜之殊則亦豈能無體用之分哉非曰純於善而無間斷則遂晝度夜思無一息之暫停也彼其外物不接内欲不萌之際心體湛然萬理皆備是乃所以爲純於善而無間斷之本也今不察此而又不能廢夫寂然不動之說顧獨詆老釋以寂然爲宗無乃自相矛盾耶大抵老釋說於静而欲

無天下之動是猶常寐不覺而棄有用於無用聖賢固
弗為也今說於動而欲天下之静是猶常行不止雖勞
而不得息聖賢亦弗能也葢其失雖有彼此之殊其倚
於一偏而非天下之正理則一而已嗚呼學者能知一
陰一陽一動一静之可以相勝而不能相無而又知静
者為主動者為客焉則庶乎其不昧於道體而日用之
間有以用其力耳

楊墨類

論墨氏兼愛之病

答張敬之顯父

此段謂孟子所以能感動夷子者蓋其言有以中之耳

夷之所說愛無差等此是大病其言施由親始雖若粗有差别然亦是施此無差等之愛耳故孟子但責其二本而不論其下句之自相矛盾也夷之所以卒能感動而自知其非蓋因孟子極言非人心之必有以中其病

耳此是緊要處當着眼目也

論異端害正之獘

答范伯崇

此段謂吾學既明然後可以攻彼之失

異端害正固君子所當闢然須是吾學既明洞見大本達道之全體然後據天理以開有我之私因彼非以察吾道之正議論之間彼此交盡而内外之道一以貫之如孟子論養氣而及告子義外之非因夷子而發天理

一本之大此豈徒攻彼之失而已哉所以推明吾學之極致本原亦可謂無餘蘊矣如此然後能距楊墨而列於聖賢之徒不然譊譊相訾以客氣爭勝負是未免於前輩自敝之譏也

論楊墨皆是邪說

答嚴時亨世文

此段謂楊墨無大輕重但墨氏尤矯偽

楊墨皆是邪說無大輕重但墨氏之說尤出於矯偽不

近人情而難行故孟子之言如此非以楊氏為可取也孔墨並稱乃退之之繆然亦未見得其原道之作孰先孰後也

經濟文衡後集卷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經濟文衡後集卷十四至十六

詳校官中書臣張虎拜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雷　純

謄録監生臣莫與儔

欽定四庫全書

經濟文衡後集卷十四

宋 滕珙 撰

聖宋諸臣類

論韓富王韓拜相先後

答汪尚書

此段以龜山之語恐未深考

蒙亟喻語錄中可疑處仰見高明擇理之精不勝歎服

如韓富未嘗同朝王韓拜相先後如所考證蓋無疑矣

龜山之語恐是未嘗深考而所傳聞不能無悞竊謂止

以所考歲月注其下以示傳疑如何

論韓魏公勇於立事

萬人傑錄

此段專美魏公鎮靜之功

立事之人須是硬擔當死生以之立英廟英廟即位繼

感風疾魏公當時只是鎮之以靜及英廟疾亟迎立潁

王或曰若主上復安將如之何魏公曰不過為太上皇耳温公為諫官魏公甚苦之及作魏公祠堂記有數語形容魏公最好是他見得魏公有不可及處

論呂汲公溺佛老之學

答呂東萊

此段謂呂汲公雖尊橫渠然不講其學

橫渠墓表出於呂汲公汲公雖尊橫渠然不講其學而溺於釋氏故其言多依違兩閒陰為佛老之地蓋非深

知橫渠者惜乎當時諸老先生莫之正也如云學者苦聖人之微而珍佛老之易入如此則是儒學異端皆可入道但此難而彼易耳又稱橫渠不必以佛老而合乎先王之道如此則是本合由老佛然後可以入道但橫渠不必然而偶自合耳此等言語與橫渠著書立言攘斥異學一生辛苦之心全背馳了令若存之非但無所發明且使讀者必由老佛易以入道則其為害有不可勝言者耳

論范忠宣救蔡確之失

答鄭景望

此段謂范公欲爲自全之計未免自私

如論范忠宣救蔡新州及元祐流人以爲至當之舉某嘗竊論此矣以爲元祐諸賢憂確之不可制欲以口語擠之固爲未當而范公乃欲預爲自全之計是亦未免於自私皆非天討有罪之意也至於論諸公忽反爾之言違好還之戒自取禍敗尤非正理使後世見無禮於

君親者拱手坐視而不敢逐則必此言之為也且舜流四凶族為臯陶者亦殊不念反爾之戒何耶推此心以往恐無適而非私者邵子文以為明道所見與忠宣合正恐徒見所施之相似而未見所發之不同蓋毫釐之閒天理人欲之差有不可同年而語者矣又聞深以好名為戒此固然矣然偏持此論將恐廉隅毀頹其獘有甚於好名故先聖云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而又曰君子求諸己詳味此言不偏不倚表裏該備此其所以

為聖人之言與學者要當於此玩心則勿忘勿助之間天理卓然事事物物無非至當矣

論荊公所學之偏

黄義剛録

此段謂荊公初對神宗語便如此

荊公初對神宗語亦如此曰願陛下以堯舜禹湯為法今日能為堯舜禹湯之君則自有臯䕫稷契伊傅之臣諸葛亮魏徵有識者之所羞道也説得甚好只是他所

學偏後來做得差了又在諸葛亮魏徵之下

論荆公新法之失

答張元德

此段謂荆公只是見理不明用心不廣故至於此

所論新法大槩亦是如此然介甫所謂勝流俗者亦非先立此意以壓諸賢只是見理不明用心不廣故至於此若得明道先生與一時諸賢自源頭與之商量令其

胷中見得義理分明許多人欲客氣自無處着亦不患其不改矣若便以不可與有為待之而不察其所欲勝之流俗亦真有未盡善處則亦非所以為天下之公而自陷於一偏之説矣項見趙丞相所編諸公奏議論新法者自有數卷其言雖不為不多然真能識其病根而中其要害者殊少無惑乎彼之以為流俗之浮言而不足恤也至如祧廟一事當時發言盈庭多者累數千字而無一言可以的當與介甫爭是非者但令人只見介

甫所言便以為非排介甫者便以為是所以徒為競辯而不能使天下之論卒定於一也此說甚長非面論未易究

論荆公得君之故

答沈莊中

此段謂神宗之時逢介甫出來作壞

問荆公得君之故曰神宗聰明絶人與羣臣説話往往領略不去纔與介甫説便有於吾言無所不説底意思

所以君臣相得甚懽向見何一之方少年時所著數論其閒有一說云本朝自李文靖公王文正公當國以來廟論主於安靜凡有建明便以生事歸之沿至後來天下弊事極多此說甚好且如仁廟是甚次第時節國勢却如此緩弱事多不理英宗即位已自有此性氣要改作但以聖躬多病不久晏駕所以當時謚之曰英宗神宗繼之性氣越緊尤欲更新之然天下事難得恰好却又撞着介甫出來承當所以作壞得如此又曰介甫變

法固有以召亂後來又却不别去整理一向放倒將去亦無緣治安

論荆公欲富國强兵之意

竹林精舍錄

此段謂李文靖當國積得弊事激得荆公出來要一齊整頓

温公忠厚故稱荆公無姦邪只不曉事看來荆公亦有邪心夾雜他却將周禮來賣弄有利底事便行之意欲

富國强兵然後行禮義不知未至富强人才風俗已先壞了向見何一之有一小論稱荆公所以辨得盡行許多事緣李文靖為相日四方言利害者盡皆報罷積得許多弊事所以激得荆公出來一齊要整頓過荆公此意便是慶歷范文正公諸人要做事底規模然范文正公等行得尊重其人才亦忠厚荆公所用之人一切相反

論東坡荆公之學

楊道夫錄

此段謂東坡見得荆公之失所以都自改了

蜚卿問荆公與坡公之學曰二公之學皆不正但東坡之德行那裏得似荆公東坡初年若得用未必其患不甚於荆公但東坡後來見得荆公狼狽所以都自改了初年論甚生財後來見青苗之法行得狼狽便不言生財初年論甚用兵如曰用臣之言雖北取契丹可也後來見荆公用得狼狽遂更不復言兵他分明有兩截底

議論

論王蘇歐馬之學

答汪尚書

此段謂歐陽司馬皆不失儒者所守王蘇不能

無議

又蒙教喻以兩蘇之學不可與王氏同科此乃淺陋辭

不別白指不分明之過請復陳之於後而來教又以歐

陽司馬同於蘇氏則其亦未能不以為疑也蓋歐陽司

馬之學其於聖賢之髙致固非末學所敢議然其所存所守皆不失儒者之舊特恐有所未盡耳至於王氏蘇氏則皆以佛老為聖人既不純乎儒者之學矣非恐其如此特於此可驗其於儒者之學無所得而王氏支離穿鑿尤無義味至於甚者義類俳優本不足以惑衆徒以一時取合人主假利勢以行之至於巳甚故特為諸老先生之所排抵龜山與胡文定書及答蕭子莊書可見其意矣在今日則勢窮禍極故其失人人得見之至若蘇氏之言髙者出入有無而曲成義理如易說性

命陰陽書之人心道心古史之中一性善老子之道器中和之下者指陳利害而切近人情蘇氏此等議論不可殫舉且據論語則東坡之論見陽貨子由之論取子西皆以利害言之也其智識才辨謀為氣槩又足以震耀而張皇之使聽者欣然而不知倦非王氏之比也然語道學則迷大本如前注性命諸說多出私意雜佛老而言之性命之說尤可笑其嘗辨老子說中一段可見其梗槩矣論事實則尚權謀如陽貨子西事乃以此論聖人可見其底藴矣衒浮華忘本實貴通達賤名檢此其害天理亂人心妨道術敗風教亦豈盡出王氏之下也哉但其身與其徒皆不甚得志於時無

利勢以輔之故其說雖行而不能甚久凡此患害人未盡見故諸老先生得以置而不論使其行於當世亦如王氏之盛則其為禍不但王氏而已主名教者亦不得恝然而無言也龜山集中雜說數段為蘇氏發也當時固已慮此矣程氏語錄中論賢良處亦似有所指蓋王氏之學雖談空虛而無精彩雖急功利而少機變其極也陋如薛昂之徒而已蔡京雖名推尊王氏然其淫侈縱慾所以敗亂天下者不盡出於金陵也龜山所論鳧鷖詩乃其所假以為號耳若蘇氏則其律身已不若荊公之嚴

其為術要未忘功利而詭秘過之其徒如秦觀李廌之流皆浮誕佻輕士類不齒相與扇縱横捭闔之辨以持其說而涣然不知禮義廉恥之為何物雖其勢利未能有以動人而世之樂放縱惡拘檢者已翕然向之使其得志則凡蔡京之所為未必不身為之也世徒據其已然者論之是以蘇氏猶得在近世名卿之列而君子樂成人之美者亦不欲逆探未形之禍以加議䝉至於論道學邪正之際則其辨有在於毫釐之間者雖欲假借

而不能私也今乃欲專貶王氏而曲貸二蘇道術所以不明異端所以益熾實由於此愚恐王氏復生未有以默其口而厭其心也

再論兩蘇王氏之學

同前 甲申十二月既望

此段專謂蘇學之失

濂溪河南授受之際非末學所敢議然以其迹論之則來教為得其實矣但通書太極圖之屬更望暇日試一

研味恐或不能無補萬分然後有以知二先生之於夫子非若孔子之於老聃郯子萇弘也惟是蘇學邪正之辨終未能無疑於心蓋其前日所陳乃論其學儒不至而流於詖淫邪遁之域竊味來教乃病其學佛未精而滯於智慮言語之間此所以多言而愈不合也夫其始之闢禪學也豈能明天人之蘊推性命之源以破其荒誕浮虛之說而反之正哉如大悲閣中和院記之屬直掠彼之粗以角其精據彼之外以攻其內是乃率子弟

以攻父母信枝葉而疑本根亦安得不為之詘哉近世攻釋氏者如韓歐孫石之正龜山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況之如蘇氏以邪攻邪是束緼灌膏而往赴之也直以身為爐而後已耳來教又以為蘇氏乃習氣之獘雖不知道而無邪心非若王氏之穿鑿附會以濟其私邪之學也某竊謂學以知道為本知道則學純而心正見於行事發於言語亦無往而不得其正焉如王氏者其始學也葢欲凌跨楊韓掩迹顏孟初亦豈遽有邪

心哉特以不能知道故其學不純而設心造事逐流入於邪又自以為是而大為穿鑿附會以文之此其所以重得罪於聖人之門也蘇氏之學雖與王氏若有不同者然其不知道而自以為是則均焉學不知道其心固無所取則以邪為正又自以為是而肆言之其不為王氏者特天下未被其禍而已其穿鑿附會之巧如來教所稱論成佛說老子之屬蓋非王氏所及而其心之不正至乃謂湯武篡弒而盛稱荀彧以為聖人之徒凡若

此類皆逞其私邪無復忌憚不在王氏之下借曰不然而原情以差其罪則亦不過稍從未減之科而已豈可以為當然而莫之禁乎書曰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此刑法之本意也若天理不明無所準則而屑屑焉惟原情之為務則無乃徇情廢法而縱惡以啟姦乎楊朱學為義者也而偏於為我墨翟學為仁者也而流於兼愛本其設心豈有邪哉皆以善而為之耳特於本原之際微有毫釐之差是以孟子推原其禍以為無父無君而

陷於禽獸辭而闢之不少假借孟子亦豈不原其情而過為是刻核之論哉誠以其賊天理害人心於幾微之間使人陷溺而不自知非若刑名狙詐之術其禍淺切而易見也是以拔本塞源不得不如是之力書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又曰予弗順天厥罪惟均孟子之心亦若是而已爾以此論之今日之事王氏僅足為申韓儀衍而蘇氏學不正而言成理又非楊墨之比愚恐孟子復生則其取舍先後必將有在而非如來教之云也區

區僭越辨論不置非敢自謂工訶古人而取必於然諸實以為古人致知格物之學有在於是既以求益而亦意其未必無補於高明也

再論蘇氏學術之失

同前己丑歲

此段謂文本道道之不明文何取焉

去春賜教語及蘇學以為世人讀之止取文章之妙初不於此求道則其失自可置之夫學者之求道固不於

蘇之文矣然既取其文則文之所述有邪有正有是有非是亦皆有道焉固求道者之所不可不講也講去其非以存其是則道固於此乎在矣而何不可之有若曰惟其文之取而不復議其理之是非則是道自道文自文也道外有物固不足以為道且文而無理又安足以為文乎盖道無適而不存者也故即文以謂道則文與道兩得而一以貫之否則亦將兩失之矣中無主外無擇其不為浮誇險詖所入而亂其知思也者幾希况彼

之所以自任者不但曰文章而已既亡以考其得失則其肆然而談道德於天下夫亦孰能禦之

論蘇氏與吾道不合

答程允夫

此段以蘇氏之文有非知道君子所欲聞

蘇氏文辭偉麗近世無匹若欲作文自不妨模範但其詞意矜豪譎詭亦有非知道君子所欲聞是以平時每讀之雖未嘗不喜然既喜未嘗不厭往往不能終帙而

罷非故欲絶之也理勢自然盖不可曉然則彼醉於其說者入於吾道之門豈不猶吾之讀彼書也哉亦無怪其一胡一越而終不合矣蘇程固嘗同朝程子之貶蘇公嗾孔文仲齕而去之也使其道果同則雖異世亦且神交意合豈至若是之戾耶文仲為蘇公所嗾初不自知晚乃大覺憤悶嘔血以至於死見於吕正獻公之遺書尚可考也

論東坡議論之實

廖德明録

此段謂青苗之法只是東坡兄弟議論得實胡文定公之文字字皆實但奏議每件引春秋亦有無其事而遷就之者大抵朝廷文字且要論事情利害是非令分曉今人多先引故事如論青苗只是東坡兄弟說得有精神他人皆說從別處去

論湖學之盛甲東南

答薛士龍季宣

此段謂熙寧置學宮之後學政名存實亡

湖學之盛甲於東南而其湮廢亦已久矣蓋自熙寧設置教官之後學者不復得自擇師是以學校之政名存實亡而人才之出不復如當日之盛今得賢太守身為之師其必將有變矣然嘗竊讀安定之書考其所學蓋不出乎言語誦説之間以近歲學者高明自得之論校之其卑甚矣然以古準今則其虛實淳漓輕重厚薄之效其不相逮至遠是以嘗竊疑之敢因垂問之及而請

質焉因風見教及此幸甚又聞慶歴間嘗取湖學規制行之太學不知當時所取果何事也求諸故府必尚有可考者得令書吏錄以見賜

再答湖學本末之說

同上

此段謂湖學得古人灑埽應對進退

垂諭湖學本末不勝感歎而所論胡公之學蓋得於古之所謂灑埽應對進退者尤為的當警發深矣竊謂髙

明所以成已成物之要未嘗不在於此而廣大精微之
蘊其所超然而獨得者又非言之所能諭也

經濟文衡後集卷十四